



燕山诗话
(新编本)

罗孚 著
高林 编

生活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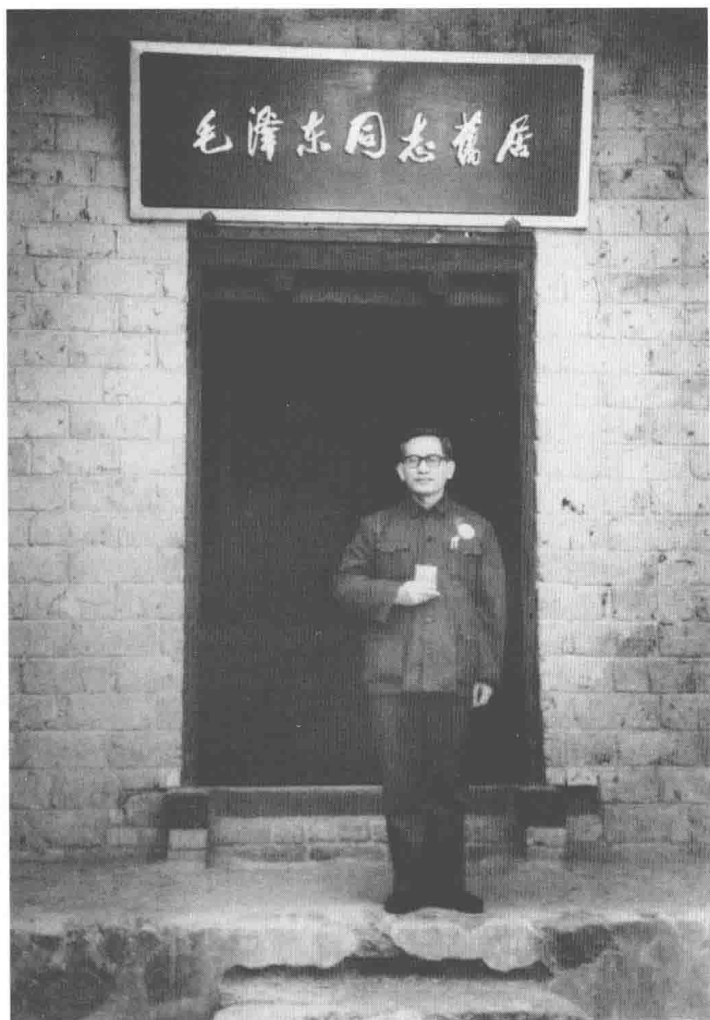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山诗话：新编本 / 罗孚著，高林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6
(罗孚作品精选)
ISBN 978-7-108-06558-2

I. ①燕… II. ①罗… ②高… III. ①诗话—中国—当代
IV. ①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7730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安进平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2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字 数 152 千字 图 8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1968年，罗孚访问韶山



1989年4月，夏衍（右）口述为聂绀弩纪念文集所作的序言《绀弩还活着》，该文经罗孚记录整理后发表



罗孚（左一）在北京大学采访冯友兰（中）（1971年）



1980年，罗孚（左一）、吴秀圣（左三）夫妇和徐复观（左二）、王世高（左四）夫妇，徐均琴（徐复观之女）在香港



罗孚（左三）、吴秀圣夫妇与黄苗子（左二）、杨宪益（左一）在北京（2006年）



罗孚（左二）、吴秀圣（左一）夫妇与金尧如（左三）、谢莹夫妇在美国洛杉矶（2000年）



罗孚(下图中)、吴秀圣(下图右)夫妇与金庸(下图左一)、
黄永玉(上图左)、梁羽生(上图中)、石贝(上图右)在香港(2006年)

编者的话

罗孚先生，原名罗承勋，一九二一年出生于广西桂林，二〇一四年逝世于香港。一九四一年在桂林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香港《新晚报》总编辑。他还曾任香港《文汇报》“文艺”周刊主编，创办了《海光文艺》月刊。以辛文芷、吴令湄、文丝、程雪野、丝韦、柳苏等笔名，在内地和香港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诗词，著有《北京十年》《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西窗小品》《文苑缤纷》《香港文丛·丝韦卷》《繁花时节》和《我重读香港》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叶灵凤读书随笔》和《香港的人和事》。一九八三年，因“将我国重要国家机密提供给外国间谍”而被判刑十年，假释后在北京居住，一九九三年回香港定居。

罗孚先生的写作，一直与诗相伴。他在桂林中学读书时就开始写诗，喜爱黄仲则、龚自珍、苏曼殊、周作人等人的诗。后来办报时和柳亚子、艾青等人有过“诗交”，也常在报上写诗。曹聚仁在《书林又话》中说：“哪知和《大公报》的朋友相识以

后，才知道李侠文、陈凡、罗承勋诸先生，都会写旧诗谈旧学，从旧诗词中写出新意境，远不是区区所可企及。”在北京居住期间，和聂绀弩、杨宪益、黄苗子、陈迥冬、舒芜、邵燕祥等诗人和写诗的朋友一起写诗论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像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因此读了一些诗集，也想方设法读了一些还没有形成集子的当代人的诗。”从此他开始了“诗话”的写作，评介“新艺术家的旧体诗”成为他此后写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启了一种亦诗亦文、夹叙夹议的“诗话风格”。

这些“诗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都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等报刊上。一九九七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初步整理出版，名为《燕山诗话》，二〇一一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燕山诗话”的由来，一则是作者的这部分文章是在北京所写，一则是作者为表达对邓拓以及杂文集《燕山夜话》的敬意。本次整理出版，补充了罗孚先生在一九九七年以后写的“诗话”文章和当时未收入的文章，并进一步做了修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目录

- 编者的话 / 1
- 序 / 1
- 从胡乔木到乔木 / 4
- 夏衍和猫的情谊 / 15
- 从俞平伯谈到胡风 / 20
- 冯雪峰十年祭 / 32
- 空前绝后聂绀弩 / 42
- 王力“文革”《五哀诗》 / 51
- “文章倾国”三家村 / 61
- 冯友兰诗论毛泽东 / 71
- 周作人已经平反了? / 80
- “饱吃苦茶辨余味”
——关于《知堂杂诗抄》 / 93
- 书愤放歌吴世昌 / 105
- 精通洋文土诗人
——荒芜和他的纸壁斋诗 / 116
- 杨宪益诗打一缸油 / 128
- “生正逢时”吴祖光 / 138
- 陈迹冬十步话三分 / 149
- 碧空楼上探舒芜 / 159
- 黄苗子“青蝇拍后” / 171
- 玉尹老人狱中诗
——郑超麟《玉尹残集》 / 182
- 金尧如揽月摩星词 / 194
- 王匡徐复观一段诗缘 / 196
- 金庸梁羽生的诗词回目 / 199

高旅和聂绀弩 / 203

爱水而又不爱“水”的诗人

——怀念听水诗人王辛笛先生

/ 212

冒效鲁和钱锺书 / 220

郁达夫的诗和香港 / 224

兼好法师的《徒然草》 / 231

当代旧体诗和文学史

——从《追迹香港文学》谈起

/ 234

曼殊上人诗卷 / 239

序

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像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因此读了一些诗集，也想方设法读了一些还没有形成集子的当代人的诗。

我是不薄新诗爱旧诗，是新旧体诗都爱读的，读得多一些的，还是旧体。

年轻人多写新体诗，老年人爱写旧体诗。一般总是年轻人才爱写诗，但“文革”后，老年人写诗的特别多，新文学家写旧体诗的特别多。

“诗穷而后工”，“文革”穷且乱。诗就更多了。

我不仅欢喜读诗，也欢喜读诗话。这是早年就养成的习惯。一部《唐诗三百首》，一部《随园诗话》，读得熟了。

读得多，自己也就想写，既写诗，也写诗话。写诗是为了抒情，写诗话是为了记下好诗，可以时时翻阅，也可以随时公诸同好，让也欢喜诗的朋友可以借阅、传抄。

我认识和结交的新知旧雨，从事新文学的比较多，旧学宿儒较少，因此，也就接触到比较多的新文学家的旧体诗。

我写了一些诗，自知水平不高，秘不示人。写了一些诗话，记的是别人的诗，不会妄自菲薄，相反，却有了宣之于众的冲动，就把它送回香港，拿到《明报月刊》发表了。

在当时来说，我还没有这样发表的权利，却有发表了就可能出麻烦的危险，因此用了一个笔名，由编者随便赐赠，这就是“程雪野”，据说主要是一个“雪”字，不是雪野风光，是朋友的好意，望我昭雪。

当我还没有阅读和写作的自由时（当然更没有发表的自由），我在大都北京的一个胡同里幽居，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中我知道了胡同的名字，有条件恢复自由后我才知道那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居住过的地方。尽管事过境迁，我还是以此为荣，喜在心里。

当我有机会写作、发表的时候，第一个（没有第二、第三）也是唯一想到的，就是给它加上一个《燕山诗话》的名字了。

遗憾的是这些诗话却没有谈到邓拓的诗和别的一些我喜爱的作者的诗。原因多种，有的就是找不到。我曾经找过朱光潜的诗而无所获，他谈诗谈得那么好，但据说自己的诗诗味却不怎么样，我有些不愿意相信。

遗憾的是有些已经写了的却没有收进这本诗话中，也是原因不一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原因。

老实说，我这些诗话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有关的诗篇，也提供了一些诗篇写作的时代背景。

北京燕山，夏日将临，不知为什么，我却像黄仲则般有都门秋思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